

荐阅书单

《画里看戏：中国戏曲百图赏》

戏画是以戏曲为绘画题材，与戏曲形态及其表演内涵紧密相连，是绘画特有的艺术品种，创造了戏曲二度创作的辉煌。

《画里看戏：中国戏曲百图赏》展现了关世俊所创作的百余幅戏画，含京剧、昆曲、豫剧、评剧、越剧、秦腔、高安采茶戏、莆仙戏、吕剧、徽剧等各剧种，数量多，覆盖面广，对了解、欣赏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是极为珍贵的资料。关世俊以戏入画、以画品戏，生动传神地记录了现当代戏曲名家、名段、名表演的精彩瞬间，为戏曲艺术发展史留下了珍贵的丹青记录。既具可观可赏的艺术价值，亦具可借鉴思索的史料价值，是戏曲史研究中重要的“图像符号”。

该书主要作者关世俊，生于1912年，师从牛鼎铭，戏曲舞台美术家。曾于1936年创办社会影响巨大的丙子剧社，以公演收入支持抗战。毕生致力于戏曲艺术表演、舞美设计等。他留下200多幅画作，对戏曲艺术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

主编：马紫晨
作者：关世俊
版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2年3月

《河湾》

《河湾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沉潜五年推出的长篇小说，是探讨当下都市人物命运的一部书，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沉思录。从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到《河湾》，张炜一直在反思时代和人性之变。《河湾》更是希望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之下，个人精神道路的重新抉择。

《河湾》体现了一位成熟的作家对新的创作方向的思考。小说中以“现代和传统、民间与都市相结合的风格”形容河湾的建筑——其实，这都是小说突出的行文风格，兼具古典风骨与现代精神，叙事方式以回忆与现实交叉，需要沉浸式阅读方能把握全局节奏。

20世纪80年代一部长篇小说《古船》令张炜蜚声文坛，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一棵常青树。他写作至今，已有超过1000万字的作品。



作者：张炜
版本：花城出版社
时间：2022年6月

《四合如意》

《四合如意》是张怡微2022最新小说，“社交媒体一代”的新世情书，情随世变，事事如新。每一篇故事，每一处感受，都是我们独立生活、情感教育的例证。“四合如意”原为曲牌名，意为多首曲牌连缀而成的大型套曲。十二首曲牌，十二篇故事，氤氲出爱与哀愁的人间烟火。该书聚焦于当下青年一代——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、财富神话的年代，在表情包、弹幕、播客、直播构建的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、分享经验、传递情感，在不安、怀疑、欲望的纠缠中寻踪、辨析生活的真相，权衡得失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亲情、爱情、友谊，又如何写下自我的宣言？情感劳作的景观，大时代里的浪花，历历如绘。每一篇故事都是真实世界的生计与虚拟世界的历险。成长，在故事中得以曲折地落成。（杨道 辑）



作者：张怡微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2年7月

《精灵学简史》：
晦涩的诗如何是天真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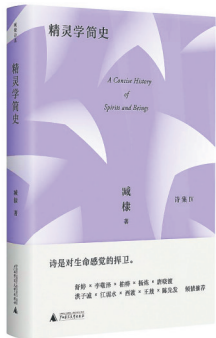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楼河

在中国当代诗坛，臧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，由此，出现在他身上的“智性诗人”头衔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也因此，臧棣的诗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晦涩的，因而需要去“拨开迷雾”。但正如另一位“知识分子诗人”姜涛所说的，对诗歌“懂不懂”的分歧，实际上“缘于读者‘期待和趣味’的冲突”。这的确是个真知灼见，它指出了对臧棣诗歌晦涩的印象里有个心理上的前提，以及对当代诗的根深蒂固的成见——但不仅是读者，诗人可能更应为这个成见负责。这个成见就是，中国当代诗要么简单得令人发指，似乎只要会写字就会写诗；要么晦涩得不知所云，仿佛写诗就应该是不说人话。

这的确是个巨大的误解，要澄清这个误解，在我看来，臧棣是个很好的案例。在诗人最近出版的诗集《精灵学简史》中，臧棣的写作依然保留了人们对他的晦涩印象，作品的“臧式风格”极为显著，也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，但如果我们放下对晦涩的担心，尝试以感受的方式去阅读里面的作品，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中有着不逊于“晦涩”的突出情感：有如朋友般的亲近、愉悦和幽

默。的确，在这里，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，臧棣的诗是被它的“品牌形象”——晦涩与智性所耽误的。出于对这一形象的考虑，我们总是尝试以理解诗歌内容的方式去阅读作品，而不是把语言当成音符，把诗人经营的节奏和意象当成语言的演奏，以欣赏音乐的心态去感受它。诗歌与音乐密切相关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，但语言所必然具有的内涵又使它 with 音符显著不同，因而面对一段话，我们通常是去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，但当我们这么对待诗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忽略诗歌更重要的本质，这种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学与应用类文体的差异，即：文学不仅表达意思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用语言创造了一种体验。在小说里，这种体验可能来自一个故事的讲述（讲故事的方式甚至比故事内容更加重要）；而在诗歌里，这种体验更主要是来源于语言的韵律、形象和修辞方法。如此，面对一首所谓的晦涩的诗，当我们感受到诗歌带给我们的情绪波动，我们实际上也是“懂了”。

对臧棣的诗歌，这种阅读方式尤其重要，他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修辞和独特的句式，会给一个新的



《精灵学简史》

作者：臧棣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2年3月

读者带来挑战，如果我们初来乍到就试图分析其中的意涵，很可能遭到挫折，但如果我们放下这种任务心态，那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些诗充满了对世界的善意和爱意。事实上，以此路径，你再去深入阅读时，或许还会有这样的发现：所谓的“智性”实际上是天真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是智性的形式而不是智性的内容构成了一种“臧式诗歌风格”。换句话说，认识世界未曾发现的秘密并不是诗歌的任务，为世界创造更多丰富的表达才是。当我们以这种心态阅读与诗集同名的诗作《精灵学简史》时，或许会感受到它创造的神奇里有一种我们对世界的伟大感情，而这可能就是诗的天真。[图]

《人间烟火》：
流动人间的斑斓日子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新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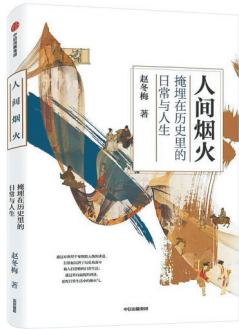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罗大经在《山静日长》里写到“既归竹窗下，则山妻稚子，作笋蕨，供麦饭，欣然一饱。”米饭，吃过的人多，至于“麦饭”，除了古代人吃过，恐怕现代很少有人吃过。但是，每读到此处，我就很羡慕隐居在山林里的高士们，饭菜滋味长，用麦子做成米饭的样子，兴许也有长长的滋味，否则，罗大经怎么会说欣然一饱呢？

后来，读了赵冬梅的《人间烟火：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》（简称《人间烟火》）一书，才对“麦饭”有了正确的认知。原来“麦饭”是直接用麦粒或者麦渣煮的饭。又言“麦饭”是穷人的食物，不好吃。即便有地位的人吃“麦饭”，也只能说明这种人有三种可能：其一，正在服丧或是修道者，要在肉体上折磨自己，以示与众不同；其二，艰苦朴素或是比较抠门儿的守财奴；再者，好这口的人。罗大经属于隐士，不能排除前者的可能。

本书抛弃了枯燥的说教，从我国古代绘画作为切入口，用深入浅出、情趣盎然的笔调，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认知里，跨越历史时空，去切身体会由远而近的人间烟火的味道。我们说绘画是一门艺术，而艺术的根源还是来源于生活，那么人间烟火无外乎“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游……”古人穿衣一来是为了遮蔽肉体，因为古人已经有了耻辱感；二来是为了保暖，由树

叶、兽皮、棉麻、丝绸及至今天的化纤、竹纤维，衣服的布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，烟火味里品读出一种自豪感，毕竟我们很多人经历过买布要布票、买粮要粮票的时代，今日的富有，与贫穷年代的物质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人间流动着色彩斑斓的服饰，天堂般的日子。

人来到这个世上，要活下去，就得把肚子填饱，吃，是人的本能，也是必需。南方食米，北方食面，古人就是如此。今天的我们依然这样，现代人已经习惯了不想做饭时来一份外卖。外卖这玩意儿，其实古已有之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就有外卖小哥端着美食沿街奔跑，在便利客户的同时，腰包也鼓了起来。古人在吃的方面不再局限于动物、植物，还要饮酒、饮茶，也有叫吃酒、吃茶的。元代赵孟頫的《兰亭修禊图》里，王羲之、谢安等40位文人高士们齐聚山阴兰亭，以酒会友，吟诗作赋，和之雅兴。酒杯置于流水中，飘到谁的面前，谁就捞起饮尽，而后赋诗。乐哉，情哉，趣哉！人间的烟火味，玩出了花样，品位也提升了，至今也在人们的口碑中津津乐道。大家都知道刘伶“千杯不醉”，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，潜意识里我们都认为刘伶、李白能喝酒，酒量超大。可是，作者赵冬梅却不这么认为，理由是刘、李二人所处时代酿酒



作者：赵冬梅

版本：中信出版集团
时间：2021年4月

业还不发达，蒸馏酒还没有出现，酒精度极低。并说如果臂膀足够长，可以跨越时空，给他们二位每人一瓶二锅头试试。我佩服作者的高见和风趣幽默的提示。

“住”是落脚和休息的地方，“行”对百姓来说是奔波、讨生活的旅途劳顿；对皇室贵族，或是文人雅士，相当于今天的旅游观光，这类书画作品很多，作者也都针对作品加以剖析和发表个人的独到见地。古人出行有人骑马；有人骑驴，比如王安石退休回到金陵，出门骑的就是驴，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的宰相，人间烟火里是如此低调；有的骑牛，比如石涛从扬州城去乡下喝酒，醉倒在牛背上，归途急得小童一路诚惶诚恐；有的乘船，而且是浩浩荡荡的船队，比如乾隆下江南。说到乾隆下江南，我们可以撇开很多话题，但不得不提贯穿南北的水利工程——大运河，它体现着我国古人的智慧，就是今天，大运河还在发挥着了不起的作用。[图]